

● 李 庆 主编

迎接海洋世纪

—— 海洋艺术

舟欲行 著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迎接海洋世纪

——海洋艺术

李庆 主编

李庆 著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目 录

岩壁上的海洋.....	1
航海者的创造.....	4
海神海怪的画像.....	7
走出神殿的蓝色.....	10
海难的主题.....	13
大海与人的合影.....	16
千姿百态的海洋画廊.....	20
一个海岛画家的追求.....	23
画布上的舰队.....	26
寻觅圣歌的航路.....	29
献给海神的颂歌.....	32
线谱上的海洋风光.....	35
海盗的故事.....	38
“新大陆时代”的艺术再现.....	41
海上漂泊者的命运咏叹.....	43
歌唱海洋的海军军官.....	46
音乐大师的海洋之梦.....	52
得之偶然的海洋音乐.....	55
海洋创造的语言.....	57

海贝的妙用.....	59
海洋民族的服饰文化.....	63
海洋民族的民俗节日.....	66
神圣的蓝色.....	71
台湾高山族民俗.....	76
中国其他沿海少数民族习俗.....	80

岩壁上的海洋

是谁第一个用石块或褐土为海洋画上第一幅画像？这也许是永远无法确切回答的疑问，我们虽然无法确定其准确的年代，但它肯定比文字更早产生。所以，它们是现代人了解人类先民海洋生活的窗口。

已知的最早的海洋题材美术创作，其年代可上溯到7000—9000年前。近年来，考古学家在北极圈以北450公里处、今属挪威的威瑟尔岛地下发现了一处壮观的史前艺术长廊。那里至少有100幅表现石器时代的人、动物、原始船只形象的作品。考古学家分析，它们可能是当时住在海岛的原始居民为了某种宗教目的在岩壁上刻出的图腾浮雕。其画面上，有驯鹿、鸟、鲸等动物，还有人和船。其中一幅是一位渔民坐在船边似在捕捞大比目鱼。另外4幅表现船只的浮雕上，船艏部都装饰了麋鹿的头，每只船上坐着6个渔民。这种以沿海人类在生产斗争中熟悉的事物及自身形象为主体的早期作品，在世界其它地方也有发现。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早期海洋题材美术创作的内容

逐渐丰富，艺术逐渐成熟，也融入了更多的社会生活痕印。在埃及美迪奈特—哈布神庙中，有一组大约创作于公元前12世纪末的浮雕，被称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海战图”。当时，一个来自地中海的“海上民族”入侵了拉美西斯三世统御的埃及。埃及人奋起反击，双方在地中海上大战。最终，埃及人打败了“海上民族”，并令这个神秘的民族从此分崩离析。这幅精美浮雕正描绘的是海战场景。画面左侧是埃及战舰，右侧为“海上民族”战舰。埃及战舰上，划手正奋力荡桨，催动舰船冲向敌人；弓箭手张弓搭箭，向敌人射去；一些英勇强壮的将士挥剑执盾，正跃上敌舰甲板拼杀；还有一些士兵从船舷边探出身子，抓获落水的敌军俘虏。而此时“海上民族”一方，战舰零乱不堪，无人荡桨，死伤惨重，尸体遍布船头海中，相互枕藉。从画面上看，埃及人正乘胜追杀。其所用战法是古老的“靠帮接舷战”，所使用的兵器是刀剑、弓矢、盾牌、投枪。这幅海战图不仅能让我们了解到古代海战情景，更使我们为古埃及人卓越的造型艺术而惊叹。

在英国大不列颠博物馆里，现藏有公元前7世纪的一幅浮雕画，因上面绘有腓尼基舰队，故得名《腓尼基舰队浮雕》。它本是亚述王宫建筑的装饰物，在浮雕上，作者用稚拙洗炼的写实手法，雕出大小十几条军舰。这种腓尼基军舰无帆，多是双层桨位的划桨船，有的船舷旁坐着妇女，船只的航向不同，造型大同小异，又各具特色，质朴而不失华丽。在舰队驶过的海中，各种海洋动物东游

西荡，有海龟、海蛇、海鳗、海蟹、章鱼以及许多不知名的海洋动物，整个儿浮雕看上去丰富而不杂乱，有一种勃勃生机在跃动。

古代人类并无严格的艺术与工艺的分野。因此，我们在幸存的古代人类器物上，也能找寻到人类早期海洋生活的痕迹。大洋洲岛屿上生活的原始居民，以奇特的独木舟为传统的渡海涉水工具。大洋洲居民把独木舟当成殉葬品。在新几内亚的新爱尔兰岛上出土的殉葬独木舟，船舷缀满图案，粗犷而精致，舟上还有与真人等高的人物雕塑，其面目似魔如鬼，长目方鼻，巨口利齿，有一种狰狞恐怖、庄严雄浑的气度。它反映的可能是这个古老的航海民族某些宗教仪式或战争中的装束，体现出这个古老的航海民族独特的审美取向和艺术水平。

航海者的创造

没有海洋就没有海洋艺术。没有人类的海洋生活就没有对海洋的理解、认识、希望、憧憬与再现。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的海洋实践是海洋艺术温暖的母腹。

公元前 25 世纪前后直到希腊人统治地中海地区的漫长岁月中，地中海曾有过怎样的繁荣啊！那是一个英雄与神共同书写历史的时代，那是一个人类征服海洋的时代。地中海诸航海民族——腓尼基人、克利特人、希腊人，以极大的勇气走入海洋深处，创造了灿烂的海洋文明，也创造出充满海洋气息的美术作品。

1900 年，英国考古学家伊文斯在克利特岛的发掘工作取得了惊人的成果。他找到了那座传说中的克利特王宫——米诺斯宫遗址。在这座建于公元前 2000 年左右，后又神秘地消失了的“迷宫”中，伊文斯挖掘到无数精美的艺术品，有瞠目袒胸的女蛇神陶像，有雕着母牛母羊的泥塑浮雕，还有大批陶器。在诺苏斯皇宫的皇后内寝宫中，有一幅色彩鲜艳的海豚壁画。海豚造形优美秀媚，神态安闲，其背部是深灰蓝色的，腹部是浅灰色的，中间是一条

带黑边的棕黄色纹饰，尾、目、嘴等细部十分传神，具有精妙的装饰美和神秘色彩。

在米诺斯陶器中有一只高约 28 厘米的陶瓶，是公元前 1600 年左右的作品。陶瓶略呈椭圆形，瓶口两侧有一对装饰性很强的耳环可供提拿。瓶上生动地绘着一条章鱼。章鱼双目圆睁，生机涌动，八条粗壮而富有弹性的触脚错落弯曲地四面伸张，充满整个瓶体。其章秩之美、造形之准确、线条之流畅，无不令人惊叹。在白色的瓶底上，还装饰了海带、珊瑚。在其他类似陶瓶中也绘有鹦鹉螺及海星等海洋生物，现代学者称之为具有“海生物风格”的装饰主题，它显示了精于海洋生活的克利特人对海生物的熟悉。

希腊的文明比克利特岛的文明又前进了一步。希腊人同样精于海洋生活，其创作的海洋题材美术作品从内容上看，已不局限于对海洋生物的描绘，而是增加了更多的海洋神话成份，因此也更接近于航海者的社会生活。

公元前 7 到 6 世纪，希腊陶艺已达到极高的水准。瓶画家埃克斯基亚的《狄奥尼索斯航海》就是一件精美的海洋题材艺术珍品。相传天神宙斯与美女塞墨勒相爱，并使其怀孕，遭到天后赫拉的嫉妒。她设计令宙斯弄死了情人，而塞墨勒与宙斯之子狄奥尼索斯得天神赫尔墨斯之助落生，被山林女神收养长大。在他返回希腊的途中，误乘上一伙海盗之船。海盗想把狄奥尼索斯卖做奴隶，谁知狄奥尼索斯手脚上的绑绳不解自开，从海里生出巨大的葡萄

藤缠住海盗船的桅杆，拖住船只。海盗们纷纷惊慌跳海，结果都变成了鱼。在这件黑绘双耳陶杯底盘上，方帆静垂，扁舟如月，葡萄藤的线条盘旋曲折，饱满的葡萄串装点空间。船上的狄奥尼索斯气定神闲，悠然而卧，化成鱼的海盗却在水中载沉载浮。整个画面均匀和谐，明朗静谧，轻灵活泼，单纯高雅。蕴含着某种象征意义，散发出诗一般的神秘韵味。

希腊艺术是人类古典艺术圣殿中的一座辉煌的巅峰。在奥林匹亚的祭坛、在西夫诺斯宝库、在巴底隆神庙的廊柱间，无数精美的艺术杰作争奇斗艳，其中表现希腊海洋神话和希腊人海洋生活的作品屡见不鲜。《萨莫色雷斯的尼开神像》创作于公元前306年。尼开，是希腊的胜利女神。这座高2米的神像是为了纪念萨莫色雷斯岛的征服者德米特里在一次大海战中击败埃及王托勒密舰队而塑，神像被固定在一个船头形状的台座上。虽然神像的头和手在挖掘时已不知去向，但仍能从其动感极强的生动的体态和圆熟的雕塑技法上想象出胜利女神如何立身舰艏，任迎面吹来的海风掀动衣裙，勾勒出丰腴健美的身躯曲线，女神也许正吹动胜利的号角，鼓舞着希腊海上健儿追杀敌人，那劲健飞动、充满活力的形象令人叹为观止。

古代地中海人丰富多彩的航海生活为他们的海洋题材美术创作提供了新鲜的素材，人类也因此而拥有了无数魅力永存的传世之作。

海神海怪的画像

在人类海洋美术的长廊中，海洋神话题材的作品占有极大比例。特别是17、18世纪以前，海洋神话成为海洋美术的主要题材源泉。

17世纪法国画家普桑精研古希腊罗马艺术之恒久魅力，以古典神话题材为创作的主体内容。1635年起，他为法国红衣大主教黎塞留创作了著名的《海神的凯旋》，这幅画表现的是海神波塞冬从哥哥、天神宙斯那儿分得了统治海洋的权力后凯旋的情景。画面中的海神波塞冬全身赤裸，孔武有力，须发卷曲，右手持三叉戟，左手驾着金鬃铜蹄马车飞驰而回。而他的妻子和情人们则驾着由海豚牵引的贝壳船追逐迎迓她们的英雄，海神的儿子们也吹起得胜的号角，天空中飞舞的小天使们撒下满天花雨。画面以橙红色的暖调衬托出一派节日般的欢快气氛。整个儿作品构图均匀而富于变幻，人物动物错落有致。从画面上人们感受到似乎已不再是神话本身，倒更像人间欢快的“海神节”场面。

作为希腊海洋神话的主角之一，波塞冬神一直是艺术

家“宠爱”的角色。意大利 17 世纪雕塑家乔·贝尼尼 1637 年创造的《海神之子》立于罗马亚尔比利广场的喷水池中央。雕塑家把波塞冬雕成了一个老渔民的样子，在波塞冬叉开的腿中央，卧着他的儿子——小海神特里通。这位小海神绿发碧眼、人身鱼尾，一手扶着父亲的身体，一手高举他那只呼风唤雨的海螺，喷泉的水柱就从他的海螺里喷射而出。

还有一些海洋题材美术作品，所画虽非真正的海神，但画面却在海上。如意大利的波堤切利所绘《维纳斯的诞生》就是如此。相传爱与美之神维纳斯诞生于波涛的泡沫中。波堤切利正是以风平浪静、微起涟漪的爱琴海为背景，以足踏巨贝的维纳斯神为主体，画面上的女神婷婷玉立、金发飘逸、面带惆怅、神色迷茫，似乎对自己的命运充满困惑与不安。

在欧洲，海洋神话中还有许多海怪的传说。相传海中深藏一怪，专好劫人妻女。德国版画家丢勒在 1498 年前后，以此为题创作了著名铜版画《海怪》。画面的主体其实并非海怪，而是被海怪劫持的少女。此刻，少女正回首远望岸边的山岭与城堡。想起父母，不禁悲从中来。而那劫色的海怪被画成一个头上长角的人头鱼身老人，他身材魁梧，相貌丑陋，手持盾牌，遍身光鳞，十分凶猛可怕。海怪的丑陋凶悍与少女的美丽柔弱形成鲜明的对比，造成一种颇具传奇色彩的戏剧性。希腊神话中有不少神劫少女的故事，如海神波塞冬劫夺阿密摩涅、宙斯神劫夺腓尼基

公主欧罗巴等。法国画家弗·亨·吉亚柯摩提的《阿密摩涅被劫》中，海神波塞冬背负美女阿密摩涅游水而去，而阿密摩涅的另一个追求者却从背后赶来，拉扯着少女的披风，在两个健壮的棕色的男性人体衬托下，少女阿密摩涅丰腴娇柔、白皙亮丽的裸体直立于画面中正在用力挣扎。这种动势变化很大的构图和突出的情节性，在天光水色和人体强烈的质感对比衬托下，更给人以热烈、健康的美感享受。另一幅“劫夺”题材的画是本世纪初瑞士画家瓦洛东创作的《欧罗巴被劫》。瓦洛东充分利用他人体画方面的浑厚、简洁、富于装饰性和东方风格的艺术手法，在画面正中用暖色突出地描画出少女欧罗巴丰腴美丽的背影，背负她的神牛强壮有力但面目不清，与四周装饰性的偏蓝色的海水一样，处于陪衬的地位。画面简明单纯，不加雕琢，但韵味强烈，充满神秘感。

必须指出的是，这些美术创作尽管仍以海洋神话为题，但作者的创作意识中已没有了早期海洋民族那种对神的强烈的敬畏。它们超跃了对海神海怪的单纯描画，超出了海洋神话自身的范畴，而溶入了更多人的生活、人的形象与人的感触，显示出人类对海洋界的理解与新的认识。

走出神殿的蓝色

人类在其生产活动中首先接触的是自然，而在其艺术创作中首先歌咏描绘的却常常是神。我们无需用繁复的辨析去阐述这一结论。请看海洋艺术最初的“圣婴”，不是都沐浴笼罩在海洋神话的灵光之中吗？

当人们低下遥对苍穹的头颅，发现他们赖以生存的海洋本身，发现海洋自然风光所拥有的独特美质，并动情地为之绘画作歌时，人类对海洋、对艺术、对自身的认识无疑向前跨出了一大步。这时，神渐渐退缩了；海洋自身无限丰富、无比深邃的美渐渐凸现出来。海洋艺术开始走出神殿。

法国风景画家洛兰的海景画，使我们看到了这一伟大嬗变的真实情景。1613年，13岁的放牛娃洛兰跟随舅舅离开家乡，来到意大利谋生，他经过艰苦奋斗和勤奋创作，从一个半文盲的面包店学徒成长为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风景画家，在30年的艺术实践中，创造了《海港日出》《海港落日》《圣乌儿苏拉的起航》《劫取欧罗巴》《将克利赛伊斯送回父亲身边的尤利西斯》及《特洛亚女

人们烧毁战船》等著名的海景画，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海洋艺术大师。不难看出，洛兰的海景画仍然依据一些神话传说为题材基础，但他并不重视那些神话本身的情节内容，画中人物一般都处理得比较小，面貌表情难辨，其所重视的主要是景物，表达的是作者带有人文主义色彩的对大自然的赞美，以及人在自然面前的欣喜与眷恋。其代表作《克利奥佩特拉登岸塔尔苏斯》，取材于这位埃及艳后半历史、半神话的故事；《示巴女王登船》取材于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传说。示巴女王是阿拉伯半岛西南地区的国王，据说她曾用船满载财宝来拜访所罗门王，并嫁给了他。该画同样采用了奇妙的光色技法，画面上一轮朝日方醒，港内金波闪动，码头车马喧阗，黎明的晨曦散落在远处的城堡拱桥和近处的楼宇间，女王在仆人的簇拥下，正准备登船驶向远方。洛兰在画作不仅标志着海洋美术从神殿到人间自然的转移，而且对后代浪漫主义风景画家产生了巨大影响。

海景画的发展拓宽了人类绘画艺术的题材领域，推动了绘画艺术的发展，产生了大量的艺术珍品。法国印象派画家莫奈以其光色变化的《日出·印象》描绘了一个多雾的海上早晨，也宣告了一个新绘画流派的存在与成熟。在莫奈的笔下，海水颤动在晨曦之中，呈现出橙黄或淡紫色，几只在雾气中模糊不清的小船给人以摇摇而来的感觉。远处工厂的烟囱、吊车被雾气晨光遮掩，隐约不清。所有这一切都给人以极强烈又莫可名状的印象，堪称精

品。

随着人们对海洋自身的认识与描绘，海景画不但完全脱离神话的窠臼，而且逐渐在人类对海洋、人类对自身的关注与理解层而上获得深度。德国画家弗里德里希出生于波罗的海沿岸的格顿夫斯瓦尔德，从小爱海，早期海景画中调子优美、明快、抒情。此后，他经历了一次海难，险些丧生。他从这次事故中体会到人在大自然面前的孱弱无力。从此，他的海景画中总是隐含着忧郁的宗教气息。他创作的《海边修道士》中，海滩、大海、天空互相映衬，辽阔无比。天空中的云层翻涌，在水天交接处与弥漫的水气交融，整个景色中充满了风暴骤临前的不安。在这无边的海天之际，一个黑袍修道士面海而立，小小的黑影那么孤独，但却显示着对自然、对人生、对命运的执着探询，其所代表的，正是走出神殿的海景画的成熟与新的发展。

海难的主题

在所有描绘海洋的美术作品中，19世纪法国画家席里柯以海难主题创作的不朽名作《梅杜萨之筏》堪称精品中之精品，其艺术水平之高、创作之严谨、对航海生活揭示之深刻，无人能出其左。

席里柯《梅杜萨之筏》所依托的是一次真实的海难。

1816年7月，法国巡洋舰“梅杜萨”号载着4000名乘客开往非洲塞内加尔。途经西非海岸的布朗海峡南端时，战舰不慎搁浅，造成惨祸。“梅萨杜”号舰长肖马雷对航海一窍不通，胆小怕死。当舰只遇难后，他竟置全舰水兵和普通乘客于不顾，和一些高级官员乘救生艇逃生。剩下的150名乘客和水兵只好临时扎起一只木筏在海上漂流。

从7月5日起，这艘“梅杜萨”之筏载沉载浮10多天，途中遇到狂风恶浪，几次险遭灭顶之灾。饥饿使人相食，有人精神失常，互相残杀……

第13天凌晨，仅剩下的15人终于被过往船只救起，其中5人登岸后不久便死去。为了平息此事，法国当